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一辑)

张旺熹 主编



科学出版社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一辑)

张旺熹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一辑 / 张旺熹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03-051225-3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学报 IV. ①H195.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293 号

责任编辑: 王洪秀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3/4

字数: 230 000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编委会

(以姓名音序排列)

陈丽霞 崔健 崔希亮 丁安琪 郝美玲

江新 姜丽萍 [法]柯理思(Christine Lamarre)

李春雨 李宇明 [美]刘乐宁 苏英霞 邢红兵

杨建国 袁毓林 [日]张黎 [美]周质平

发刊词

汉语国际教育，涵盖了对来华留学生和在海外所进行的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从1950年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33名学员，到今天遍及海内外的数千万名汉语学习者，汉语国际教育的舞台空前广大，学科内涵也不断丰富充实，从以汉语语言文字学为主要支撑学科，发展到由认知心理学、教育学、外交学、传播学、管理学、语言类型学、语言习得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等学科共同支撑的新兴交叉学科。

学科的迅猛发展也使得学术阵地的建设成为亟需。2013年，北京语言大学整合校内资源，成立了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国际教育学报》也应运而生。《汉语国际教育学报》是一本学术集刊，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承办，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两辑。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作为一本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专业学术集刊，以“兼容并包，面向国际”为办刊方针，以“反映汉语国际教育最新研究成果、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发展”为办刊宗旨，逐步提高全球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水平。

本刊设置以下栏目：①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战略研究；②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③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研究；④汉外对比与跨语言研究；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⑥孔子学院研究；⑦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将基于汉语国际教育的交叉学科的特性，充分吸纳各种学术流派的学术精华，为汉语国际教育学界提供学术信息，为各国不同学科背景的相关专业学者服务。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以推动学科建设为己任、以促进学科发展为目标，愿与海内外各国专家学者一起为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水平而努力，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而奋斗。

目 录

汉语教学研究

- 汉语教学必须重视汉字教学 陆俭明 (3)
构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外分级阅读框架——基于北京国际
学校的经验 王鸿滨 (16)
基础汉语写作教学方法的新探索——以预科生的看图作文
教学为例 宋 刚 李耘达 (39)
内容教学法在商务汉语高级阶段教学中的运用 冯传强 (49)
基于需求分析理论的泰国企业商务汉语人才需求调查分析 弓月亭 (63)

汉语本体研究

- 篇章连接成分“一般来说”的教学思考 李胜梅 (79)
“被”语法化新面貌初探 金娅曦 (95)

汉外对比研究

- 试论汉语情态动词“会”的惯常用法
及其教学 [法] 柯理思 (Christine Lamarre) (111)
通过俗语所反映的文化背景促进汉语国际教学

——以汉语和塞尔维亚语有关“狗”的俗语为例

..... [塞尔维亚] 碧莲娜 (Biljana Simić Veličković) (138)

汉语习得研究

普通话语音习得的一种模型 李智强 (161)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研究 陈 默 (175)

教育政策研究

俄罗斯中学汉语教学现状及

教材开发 [俄] 李 亮 (Kholkina Liliya) 李 桃 (197)

汉语教学研究

汉语教学必须重视汉字教学^{*}

陆俭明

摘要 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汉字教学，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汉语走向世界。要搞好汉字教学，首先要从教和学两方面正视汉字教学中的问题，同时要求汉语教师必须具备从事汉字教学的基本功，这是因为提高汉字教学的成效，关键在汉语教师。为克服“汉字难学”的问题，汉语教师各显其能，已经提出了不少教学建议；但到底如何进行有效的汉字教学，今后还需继续探索，以使汉字教学取得最佳成效。《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颁布，标志着汉字进一步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要重视汉字规范问题，首先应对汉字规范有全面、科学的理解。

关键词 汉语教学 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方法 汉字规范

一、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汉字教学

现在，汉语教学的发展势头不错，世界各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国外汉语学习者，其学习目的与要求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包括汉语教师和有关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当然首先得学习汉语口语，只有这样，才可以跟中国人交谈；但是从汉语走向世界这一开展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来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全世界已经有多少人能说“你好！”“再见！”“谢谢！”几句口语，得尽可能吸引、鼓励国外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年轻人，学习书面语。为什么？

第一，如果他们只学“说的汉语”“听的汉语”，不学汉字，不学习

* 本文在“第二届语言学与汉语教学国际论坛”（2016.7.2-3. 北京语言大学）上发表，成文时有所修改。

并掌握书面语，那日后只能成为会说汉语的“文盲”。^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李宇明所指出的，“在汉语教学中不能掌握汉字的学生，最终可能会放弃汉语”。^②

第二，一个外族人或外国人，只要求他能说几句汉语，能跟汉族人进行简单的口头交谈，那当然学点汉语口语就行了；但是，只学汉语口语，他只能与中国人简单说一些生活上的事；他如果真要想了解、认识、学习，甚至要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学汉语书面语，因为学习、掌握了汉字和汉语书面语才能较自由地看书看报，才能在中文网站上阅读信息。

第三，现在的汉语教学界，从某些领导到不少汉语教师都迫切希望在汉语教学中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然而我认为，中华文化真要走向世界还得靠学好并掌握汉语，特别是掌握了汉语书面语的外国学者，由他们来担任汉语教师，由他们来向自己国家的民众介绍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试想我们是怎么了解外国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的，主要还是通过翻译作品，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自己用外文从书刊上、从网上获取的。因此，我们的老前辈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等先生都曾不约而同地强调过：“首先要教给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是汉语本身。”^③ 季羡林老人还特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首先要送去的就是汉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加强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我们首先必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④

^① 参看赵金铭（2004）：“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赵金铭主编《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2页。

^② 参看李宇明《重视汉字教学》，在“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2012年8月20日，北京语言大学）上的书面报告。

^③ 转引自李泉于2012年8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报告《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与事业》。

^④ 参看季羡林：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见张德鑫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回眸与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第四，虽然联合国确定汉语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可是实际上在国际上基本没有汉语的话语权。据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1月23日的文章《全球兴起中文热》所说，现在互联网上85%是英语，联合国各种场合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汉语的使用率只占百分之几。^①十年过去了，现在互联网上中文的占有率比先前高了些，但也有限。汉语真要取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仅学习、掌握好汉语口语，而且学习并掌握好汉语书面语；也就是说，要设法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仅能说一口较为流利的汉语，还要具备阅读、写作书面语的能力。

而要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学习掌握汉语书面语，就必须学习、掌握好汉字。因此，无论从学的角度说，还是从教的角度说，我们在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汉字教学，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汉语走向世界。

二、要正视汉字教学中的问题（一）——从教的方面说

要搞好汉字教学，必须了解和正视目前汉字教学中的问题，这包括从教的方面看所存在的问题和从学的方面看所存在的问题。这里先说说从教的方面看所存在的问题。

从教的方面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1）汉字教学中的基础性研究欠缺。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曾对2006年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所使用的12种有影响的汉语教材^②中

① 参看《参考消息》2006年1月24日15版《欧美兴起“汉字纹身热”》一文。

② 12种有影响的汉语教材是：系列精读型教材三种，即《博雅汉语》（李晓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06年）、《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汉语教程》（杨寄洲、马树德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2003年）、《对外汉语系列教材汉语教程》（邓懿、杜荣、姚殿芳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93年）；中级精读型教材两种，即《桥梁》（陈灼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阶梯汉语中级精读》（周小兵主编，华语教学出版社，2004年）；初级入门型教材四种，即《速成汉语初级教程》（郭志良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6年）、《交际汉语》（科学普及出版社，CCTV英语频道，2003年）、《新标准汉语》（方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新实用汉语》（刘珣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2005年）；口语入门型教材两种，即《汉语会话301句》（康玉华、来思平、王焕义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汉语900句》（李朋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幼儿学习型教材一种，即《中文》（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的用字、用词情况进行了调查与统计，发现各教材在用字、用词上的差异不小。就用字而言，情况令人吃惊。请看具体统计结果：12种教材汉字总数为合计680171字次，汉字字种总数为4041个，可是12种教材的共用字种数只有278个，大约只占字种总数的6.9%。共用字种数很低，这当然跟统计时将用字、用词总数较低的两个口语教材《汉语会话301句》《汉语900句》包括在内有关，但据苏新春教授后来提供的数据，剔除《汉语会话301句》《汉语900句》后的10种教材，共用字种数上升了许多，但也只有714个，大约只占字种总数的18.3%。^①这说明，教材编写者对所编教材该教多少字、该教哪些字，没有一致的认识，也没有可供参考的统一的选字标准和数据。而在这些教材中，哪部教材，或者说哪些教材选字选词是比较合适的，也没有客观的评判依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汉字教学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不管学习者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学习者的母语是哪种语言，要让他们学习掌握好汉语书面语，最起码要学习掌握多少个汉字？哪些汉字？孰先孰后？递增率该是多少？复现率该达到多少？

(2) 不少汉语教师缺乏汉字教学方面的基本功，对汉字规范不太重视，自己在教学中写字时就写得很随便，在笔画、笔顺或部件结构安排上也不是很规范，有的汉语老师甚至有点随心所欲。怎么认识汉字的简繁问题，不少汉语教师也不是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汉语教学。作为一名合格的汉语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汉字知识，必须具备从事汉字教学所应有的基本功。

三、要正视汉字教学中的问题（二）——从学的方面说

国外的汉语学习者，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有属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对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汉字一般来说不是一个难点，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而在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的教学中，汉

^① 参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字、词和词与义项调查，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字教学可以说要跨越很艰难的一个坎儿。

（一）先了解一下非汉字圈外国学生汉字学习的情况^①

目前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开展汉语教学，中文一般都是选修课，一般很少是第一外语，在教学上一般都采取“先语后文”的策略，即先教汉语拼音学说话，在学生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后，转入汉字教学。结果往往是出现“低谷”现象——最后几乎70%~80%的人不再继续学习，因为许多学生觉得汉字太难学了。也有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汉语教学界，采取“语”“文”并举的教学策略，即学汉语拼音与学汉字同时进行。

据我对海内外一些汉语老师的咨询所知，西方的一些汉语学习者普遍对汉字怀有一种好奇心和畏惧感。非汉字文化圈国家学生在汉字学习、书写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

（1）他们对汉字根本没有认识，由于受母语拼音文字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视一个个汉字为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符号、一幅幅神奇的图画，丝毫没有形音义意识，没有笔画意识，没有汉字整体架构的意识。如果我们的汉语教师不善于或不怎么善于教授汉字，结果就是学生依样画葫芦，“国”“回”“园”等字的外形会画成一个圈儿；“已(经)”和“(自)己”分不清；将“弓”“已”“己”字一笔连书，成了来来回回的曲线。有人写汉字没有结构意识，加之笔画有误，竖着写自己起的名字“楚中天”，结果写得让汉语老师都认不得——写成了：

林
軍
大
蛋

还有人将“玛丽娜”写成了：

^① 下面所谈情况，除了我自己在美国任教时（1981.6.22.—1981.8.28.，斯坦福大学东亚系；1987.1.3.—1987.4.2.，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积累的资料外，另由下列汉语老师提供：施家炜（北京语言大学）、田靓（北京语言大学）、黄伟嘉（美国波士顿大学）、夏慕华（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饶勤（首都师范大学，提供意见时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任教）。

王 驰 娜

(王驰娜)

(2) 他们对先学的字印象深，后学的字常常因为受先前学过的字的影响而写错。例如：先学了“我”字、“找”字、“或”字等，于是对这些字的右偏旁“戈”印象比较深。到了后面学“式”字、“试”字、“武”字的时候，常常就会在这些字的右边多写一撇，把右边的“弋”错写成“戈”。又如：先学了“写”“家”“字”等字，受这些字上面“フ”“フ”的影响，就容易把后学的“买”“卖”“读”等字的“フ”错写成“フ”。

(3) 使用频率高的部件和笔画影响形体相似的、使用频率低的部件和笔画，例如：“月”以及“月”字部首的“有”“期”“朋”“能”等都是常用字，都是比较早学的字，但是因为“月”使用频率高，学生印象深，所以在写“那”“哪”字的时候，就会把左偏旁的“月”错写成“月”。

(4) 形体近似的汉字常常分不清楚。例如：分不开“厂”“广”，“已”“己”“巳”“乙”，“千”“于”“干”“工”“土”“士”，“太”“大”“夫”“天”“无”，“八”“人”“入”，“田”“由”“甲”“申”“中”，“巾”“市”“币”“布”等。

(5) 不注意笔形的变化规则和汉字部件位置和整体架构。例如将“地”写成“土也”，将“从”写成“人人”，将“粉”写成“米分”；将“可”字的“口”写得太靠外，几乎写成了“叮”；将“多”字上下结构的两个“夕”写成并列结构“夕夕”；将“里”字的“田”和“土”、“果”字的“田”和“木”分开写，造成上下部件错位等。

(二) 现在看看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的情况^①

日本——文部省规定，中学毕业生要学习掌握 1945 个汉字。其中

^① 下面所谈情况来自于我自己在日本任教时（1997.4.1.—1998.3.30.，日本姬路独协大学外国语学部）积累的资料，此外，另有下列汉语老师提供相关资料：郭春贵（日本广岛修道大学）、胡士云（提供意见时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阮黄英（越南河内大学）、丁氏青娥（越南河内师范大学）。

有 768 个汉字与中国汉字字形不同，譬如“天”字，我们是上短下长，日本是上长下短；“对”字，日本汉字左边是“文”，看着像“‘又’上有一点”。

韩国——1972 年 8 月 12 日韩国教育部公布《教育用基础汉字表》，共有汉字 1800 个，其中与中国汉字异形的有 1094 个。2002 年 10 月，韩中文字交流协会将 606 个与中国汉字异形的汉字简化为中国的简化字。这样，韩国汉字还有 488 个跟我们的汉字不一样。

越南——自从越南采用拼音文字后，汉字就逐渐淡化。目前，越南教中文的情况，南北不一，不同时期教学情况也不同。总体来看，年轻人对汉字基本已经没有了认识，因此认、读、写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般以为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学生学习中文汉字不会有太多问题，其实不然。汉字圈内的外国学生在书写中，也存在不注意笔画形状、不注意笔形变化规则、不注意字形中偏旁或者部件的位置等问题，常常会写出一些似对非对、似错非错的字。常见的偏误是——

【偏误一】笔画偏误。例如，将“犭”字旁的弯竖钩“)”写成直的竖钩“丨”，“犭”写得像“才”，“狗”写得像“拘”；将“见”字里最后一笔竖弯钩“亼”写成捺“\\”，“见”字写得像“贝”字；“奶”的偏旁“乃”折弯折得不到位，“乃”写得近似于“刀”；将“女”字写成两个相交的弧线等。

【偏误二】部件偏误。例如，将“房”字上面的“户”写得短而小，下面的“方”写得过大，结果不是上面的“户”罩着“方”，而是下面的“方”托着“户”；“欢”右半部分的“欠”写成了“又”；“教”“较”的右半部分都写成了正规的“文”；“睡”字的“目”旁写成了“日”旁。

【偏误三】结构偏误。例如，“森”原本是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林”，结果倒过来了，“林”在上“木”在下了；“题”“取”“职”左右两个部件换了位，分别写成了“页是”“又耳”“只耳”；将“药”写成了“么芍”；将“那”写成了“阴”。

【偏误四】整字因音近或形近而出现偏误。前者如将“靠近”“认真”“效果”写成了“靠进”“任真”“校果”，后者如将“决心”“到

处”写成了“決心”“到外”。

【偏误五】将中文汉字写成了本国用的汉字。例如，将“决定”写成了“決定”，将“泽”“译”写成了“沢”“訳”。

四、汉语教师要有汉字方面的基本功

前面说到，作为一名合格的汉语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汉字知识，必须具备从事汉字教学所应有的基本功，这是因为提高汉字教学的成效，关键在汉语教师。

汉语教师所要具有的汉字方面的基本功，可简述如下：

其一，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从整体上有一个基本的、正确的认识。

其二，知道汉字发展的大致脉络——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到隶书，到行书，到楷书。

其三，从造字方式的角度大致知道汉字结构的两种分析方法——溯源分析和现状分析。溯源分析，指古文字四种主要的基本造字方式：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现状分析，指现代汉字的六种造字方式（称为“现代汉字的新六书”^①）：独体表意字、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记号字。

其四，知道汉字的正确笔画和正确笔顺，掌握《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② 所定的一级 900 个、二级 900 个常用汉字的基本笔顺。

其五，对汉字偏旁有清楚的认识，能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所定的一级 900 个、二级 900 个常用汉字里的形声字的义符（亦称“形符”）和声符（亦称“音符”）。

其六，对《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所定的一级 900

^① 关于“现代汉字新六书”，具体参看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三章“文字”第三节“汉字的结构”（下），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作为国家标准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发布，2011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